

焦點評析

阿拉伯等於非民主？對敘利亞革命前後之反思

Arabs as Non-Democratic? A Reflection on the Case of Pre-/Post Revolution Syria

張景安 *Ching-An Chang*

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前言

每當提到伊斯蘭、中東、阿拉伯等議題時，多數直觀印象便會將「不民主」與該些議題列為等號。即便當今多數中東阿拉伯國家之政治體制，皆非奉行西方主流政治體制之民主制度；然而，從當代阿拉伯國家被西方殖民時期，經獨立後到 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爆發來看，阿拉伯人民之民主運動，或試圖爭取民主之活動可說是未曾間斷。本文試圖以敘利亞為案例，來作為阿拉伯世界民主情形之初步探討。敘利亞為一阿拉伯人為主之國家，該國多數百姓信奉伊斯蘭，於 1946 年獨立前經法國託管二十年，於獨立後又歷經多年不穩定之軍政變時期，當今敘利亞之執政家族自 1970 年起便掌控該國政權，該國亦於 2011 年初發生了前所未有之人民起義。相信從敘利亞在歷經殖民、獨立、獨裁到近期的老百姓起義不同時期之人民民主活動來討論，可提供讀者對於為何阿拉伯國家至今仍相對不民主之事實，有更深入之瞭解。本文認為，阿拉伯人民並非排斥民主，實乃因為

多數該區域之不同主事者不樂見民主在當地之發展，進而強力壓抑老百姓任何與民主相關聯之活動。

二、法國託管時期（1920-1946）

在一次大戰後，敘利亞被列為法國託管地。綜觀殖民國家對殖民地之政策，多數採一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之策略，藉以分化殖民地不同區域人民聚集對抗殖民者之機會。敘利亞亦不例外，當法國開始託管敘利亞後，除將黎巴嫩獨立於敘利亞之外管理，亦將敘利亞國內劃分為四區管理。而該四個區域的劃分原則，則是在一個分而治之之概念下，除了敘利亞北部的阿勒坡及南邊的大馬士革大致上依照鄂圖曼帝國之省分輪廓統治外，法國治理者特意將敘利亞內部兩個少數宗教族群-阿拉維（*Alawite*）和德魯茲（*Druze*），分別賦予其有限的自主權，藉以拉攏該兩個少數宗教族群，以激化敘利亞遜尼派及該兩少數宗教族群間之對立。法國政府賦予該兩個少數宗教族群有限的自主權，這也意味著當地敘利亞人並無獨立自主之權利，而關於敘利亞內部相關議題之決定權，仍是由法國黎凡特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 of the Levant*）決定。¹

即便法國政府嘗試以分化方式減少當地敘利亞人與外來政權之對抗，並且不將當地老百姓之命運交與當地人手中，在法國託管下之敘利亞，仍有多次不同之敘利亞對抗法國殖民者之運動出現，其中規模較大，歷時較長之敘利亞大起義（1925-1927）便是一個例子。該次起義中，敘利亞內不同宗教背景團體（包含德魯茲、遜尼、什葉、阿拉維、基督徒）共同之目標，便是欲終結法國人於敘利亞之統治。² 然而，當地人試圖掌控自己前途命運之活動，遭到法國殖民者之強力鎮壓。當時黎凡特之高級專

¹ 黎凡特（*Levant*），意即大敘利亞地區，包含今日之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土耳其南部 *Hatay* 省、約旦。

² *Michael Provence, The Great Syrian Revolt and the Rise of Arab Nationalism*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對該次起義有詳盡分析討論。

員下令砲轟大馬士革，並吊死起義者領袖 Fakhri al-Kharrat。

三、1946 獨立後到 1970 年阿薩德政權執政

當敘利亞人於 1946 年獨立兩年後，國內分別有兩個政黨成立。其後，敘利亞歷經了近十年的議會民主制度直到 1958 年。該時期兩大政黨，分別為民族黨（National Party）及人民黨（People's Party），該兩黨之參與人員，分別為大馬士革及阿勒坡之社會菁英。也就是在此菁英階級為主導的情況下，即便名義上該國所施行之政治體制乃議會民主，可實際上，該時期體制下所產生之代表，未能代表多數敘利亞民眾，仍侷限於該時期敘利亞內之富有菁英份子。同時，不同的政變也使得敘利亞國內政局不是那麼的穩定。而後於 1958 到 1961 三年期間，在阿拉伯民族主義之高漲下，敘利亞和埃及經歷了短暫的合併成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 UAR）。在脫離埃及統治後的敘利亞，又歷經了多次的政變，直到 1970 年哈菲茲·阿薩德（Hafiz al-Assad）的政變，敘利亞方進入了「穩定」的獨裁階段。

在哈菲茲的統治下，敘利亞進入極權統治，該總統藉由強大的情報機構及警察制度，對國內任何政治異端施行打壓。中文諺語「隔牆有耳」不足以形容當地人民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統治下的壓抑，而阿拉伯諺語「牆上有耳」更貼切地反映了老百姓於威權統治下，無時無刻所面臨到的緊張迫害。由於敘利亞老百姓對此高壓統治的不滿，敘利亞國內穆斯林兄弟會曾於 1982 年試圖以武裝行動逼迫阿薩德家族下台。然而，換來的是，哈菲茲下令對全國高度強制性之鎮壓，單獨於敘利亞的哈馬省（Hama），便有為數萬人以上之死亡，也使老百姓不得不禁聲，在政治上不敢有太多表達。在 2000 年，哈菲茲兒子巴夏爾（Bashar）繼位，由於其留學西方之背景，使多數評論家將其繼位視為是大馬士革之春（Damascus Spring）。於巴夏爾前幾個月時的統治，他鼓勵國內老百姓勇於對政府提出意見，以改

革之名吸引知識分子將自己對國家之期許束諸於公。然而，不出幾個月的時間，政府在國內不同的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改革建言發聲後，將其逮捕，並強行停止先前的自由討論風氣。於是，原先的大馬士革之春便直接進入了大馬士革之冬，政府恢復原先的壓制作風，禁止百姓對政治的參與或批評。

在此獨立到獨裁階段下的敘利亞，敘利亞人試圖參與並改革國內的政治風氣，即便面臨來自政府不同的強烈鎮壓。特別是於 1982 年哈馬事件後，上萬人被阿薩德政府打入牢中，許多人於人間蒸發，連其家人都不知他們被抓到了何處。較幸運的人士，可能幾個月或幾年便可出獄，更有甚者，一關就是二十載，當然，許多人禁不住獄中之嚴酷，枉死於政府之監獄中。即便老百姓在 1982 年後認識到其政府之獨裁高壓，但在 2000 年並未放棄希望，仍試圖放手一搏希望能有一改革的機會。然而相同於其父親之統治，許多人士仍是一去不復返。敘利亞政府藉由於社會中製造恐懼之作為，企圖使人民對政治改革不敢再抱有任何憧憬，也試圖剷除任何可能威脅到自己政權之潛在威脅。

四、從革命到逃亡

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始源於 2010 年底之突尼西亞，人民上街頭爭取改革之行動，漣漪而起於該區域不同國家爆發。敘利亞領導人巴夏爾相對於其他阿拉伯國家之領導人來的年輕，且該家族對國家之政治、經濟及軍事多方層面亦有緊密掌控；原以為敘利亞不會受到該波阿拉伯民主浪潮影響，然而，於 2011 年初，該次前所未有之阿拉伯民主浪潮亦觸及敘利亞這個自 1970 年來便受阿薩德家族獨裁高壓統治之國家。敘利亞老百姓對政治在哈菲茲時期便受到完全的「教育」，人民已被訓練成為一群對政治相關議題默不敢發聲的群體。然而，在四十載之壓抑下，加上見證了突尼西亞和埃及多年獨裁領導人的垮台，使敘利亞人民對民主之渴求又再度燃起希望。

從一開始在德拉省（Daraa）因為無辜學童於牆上反政府言語的塗鴉，到後來這群學童被當地警察逮捕並施予虐待，老百姓無法再對此不義之國家行為禁聲，而是選擇走上街頭，要求政府還予被虐者公道，並對國家進行改革。然而，他們勇於上街向極權領袖表達改革希望的勇氣，所換來的是更激烈的壓制，更殘酷的鎮壓；甚至，多次的政府軍以化學武器轟炸手無寸鐵之平民百姓身上。面對國家機器的無所不用其極，敘利亞人民並未退縮，反而是更加努力去拍攝影片公諸於世界，試圖希望獲得所謂的人道民主大國們的幫助，但是他們最後還是失望了。這也是為何敘利亞老百姓以和平抗爭是取爭取行動未果多月，會演變成一場混戰廝殺。

敘利亞衝突於 2012 年中期達到一個極致，政府軍與反抗軍之衝突亦加嚴重，在此衝突之加劇下，近半數敘利亞人民成為難民流離失所。即便流亡於海外，敘利亞人民亦未放棄其於起義中所憧憬之民主精神。時至今日，許多不同海外敘利亞公民社會或團體於敘利亞外積極運作，試圖在流亡海外之際，繼續慢慢茁壯他們歷經苦難而發展出之民主新芽。

從敘利亞自法國託管時期至革命爆發後敘利亞人民相關爭取民主活動之情形來看，即便在不同時期敘利亞百姓皆是面臨不民主之政權領導，也「被學會」不要對政治相關議題發聲；但這些不同程度針對敘利亞人民之民主活動鎮壓，從未能夠禁錮敘利亞人民內心對改革國家，掌控自主權力之希望。也可以理解的是，阿拉伯「不民主」的果，不是民族或宗教上的因所造成，而是外在環境對人民權利之壓制和民主道德大國之漠視所形成。

